

[美]五月 张宗子 著

雨天的沙漏  
*Raining Time*



广东出版集团  
花城出版社

雨天的沙漏  
*Raining Time*

[美]五月 张宗子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  
花城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雨天的沙漏 / 五月, 张宗子著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 
2009. 8  
ISBN 978-7-5360-5751-7

I. 雨… II. ①五…②张… III. 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17243 号

责任编辑: 邓 如  
技术编辑: 易 平  
平面设计: 罗子安  
摄影作者: 五 月 (摄于纽约)

---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 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 
(广州市番禺区石楼)

开 本 787×1092 (毫米) 32 开

印 张 8.875 1 插页

字 数 180,000 字

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3.8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# 目录

序一 诗歌·“鱼仙人”·古钱 / 五月 / 001

序二 诗是情感能抵达的一切地方 / 张宗子 / 005

第一辑 幻城 / 五月 / 001

纽约丛林 / 003

沙粒 / 005

青春 / 007

地平线 / 010

港口：默片时代 / 012

回放 / 017

幻城 / 019

早春 / 022

越位 / 024

岁月之后，我们出发远征…… / 026

日子 / 031

游戏 / 033

淹没 / 035

诗意的错觉 / 037

孩子 / 039

迷尘 / 043

断裂 / 046

涅槃 / 049

魔法 / 052

四叶草 / 054

我们都在赶往下个星球的途中…… / 057

## 第二辑 约定 / 张宗子 / 065

未济 / 067

约定 / 069

抄书人 / 072

转瞬之间 / 073

放逐 / 075

画壁 / 077

相遇和逃避 / 081

狐狸 / 082

出关 / 083

联想 / 084

致惠特曼 / 086

达利 / 087

里尔克的豹子 / 091

海明威 / 092

列克星顿大道上的金属雕像 / 093

又一春 / 094

威廉斯堡大桥 / 095

在四十二街大图书馆门前 / 097

六喻 / 098

## 第三辑 春天的旗语 / 五月 / 103

城堡 / 105

波莱罗 / 107

- 隔着山望你 / 109  
离离 / 112  
菩提 / 114  
心情一种 / 117  
春天的旗语 / 120  
大篷车 / 125  
那一夜，我打马走过江南…… / 127  
从此 / 129  
沉沦 / 131  
天净沙 / 133  
祭 / 135  
感恩一种 / 137  
津渡 / 141  
风信子 / 143  
殇 / 145  
栗树 / 146  
劫 / 148  
花香 / 151  
出逃 / 153  
月全蚀 / 155

#### 第四辑 风景之什 / 张宗子 / 157

- 花园 / 159  
夏日 / 161  
断片 / 163  
狐狸的语言 / 165  
暗花 / 167  
六月之思 / 169

野葡萄 / 173  
对雪 / 174  
幻 / 176  
南浦之歌 / 178  
旧游 / 179  
下午的枯萎 / 181  
断桥 / 185  
漠然 / 186  
三绝句 / 188  
子非鱼 / 190  
记梦 / 192  
描写春天 / 193

**第五辑 空船 / 五月 张宗子 / 197**

雨天的沙漏 / 199  
雨天的沙漏 / 201  
空船 / 203  
空船 / 205  
空镜头 / 209  
长安 / 212  
洛阳 / 214  
留恋 / 216  
午后，十八街 / 219  
午后，皮特酒馆 / 221  
拥抱 / 223  
十四街，地铁口 / 225  
绿袖子 / 229  
我们 / 232

我们 / 237

雪屋 / 241

雪湖 / 246

上帝的唇语 / 250

最后的抵达 / 255

## 序一 诗歌·“鱼仙人”·古钱

五 月

有些秘密没有人会大声告诉你，譬如，诗歌和音乐一样，能让日子更有质感，让灵魂更天马行空，让四季更缤纷，让相知更感性，让爱情更放纵而蕴藉……当然，这个单子还可以被不断添加无限扩展，如果你有赞美的诚意。

诗歌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写诗？现代诗的意义何在？新诗的语言、意象、节奏、韵律、意境、特征……所有这些问题，我统统没有答案。

其实，我只是没有办法停下来。没有办法停止涂鸦，没有办法停止喜欢和欣赏，没有办法停止在诗歌中寻找自由的出路。

那是一座误闯的幻城，分明触手可及，却终究无法抵达。那是一片有序的混沌，黑洞和深渊，掩藏着生命浩如繁星的歧义，等待并拒绝被发现。那是一种可以无尽延伸的体裁，语意模糊，逻辑暧昧，却试图传递内里外在的种种神秘信息。那是一份对人生既倦怠又眷恋的祷词，平静地穿越时间与死亡，一抬头，满天徜徉着美丽的天鹅，如天使。

那也是一枚来自江南水乡的许愿骨，名字就叫“鱼仙人”。

苏州人吃鱼，一桌的食客都会留意一块位于鱼鳃处的小骨头，状如梭标，一端尖尖，侧看似三角形旗帜，找到后绝不可以用嘴吮，反而要先喂它一番，即用筷子夹着，到各菜碗中尝尝美味，上供完毕，就可以默祷许愿了，然后将鱼骨往空中轻轻抛掷。如果“鱼仙人”落桌而竖直平稳站立，那你的愿望即将实现。

在吴方言中，那个把鱼骨往空中轻轻抛掷的动作叫作“笃”，而“鱼”与“吴”发音相同，所以“鱼仙人”也就是“吴仙人”，总之是要家乡的各方神灵佑护自己心愿得偿吧。老人问健康，年轻人问事业问姻缘，小孩子问功课问玩乐……这个带点神圣色彩的游戏之所以好玩，我觉得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其难度。头一条，不是每种鱼都长着“鱼仙人”骨的。就算寻获，那么窄小的鱼骨，不碰它也不容易站得稳，何况还要在空中转几个圈后“笃”直呢！况且每枚“鱼仙人”以三笃为限，三笃之后即便笃中也不再算数。

我从小就爱笃“鱼仙人”许愿，三笃不立，便十分赖皮地笃它个十下廿下的，直到长大，直到来了美国，照样乐此不疲。有一次在纽约下东城的“密克扫里”酒吧，见到积满灰尘的房梁上悬着的西式“许愿骨”（Wish Bone），很别致的 Y 型，幽光闪烁。酒保告诉我，那是取火鸡胸骨做成的，当年的水手，出海远航前把自己的幸运骨寄放在这家爱尔兰啤酒屋，等平安归来时再与同伴拉扯骨头两端许愿，可是好多人却从此一去不复返……

“许愿骨”与“鱼仙人”，就像人类交托了古老心愿的莲花灯，沿着生命之河，蜿蜒流淌至今。诗歌之于我，也是这样一枚小小的幸运骨、一盏希望与绝望之灯。也许平安归来，也许就此无踪，也许一笃即直，也许三笃不立，不管怎样，随心游走，无拘无束，当可得大自在。

说到这本诗集的合作者宗子兄，他外表儒雅冲和，内心坚韧不拔，骨子里却又十分老庄，是个非常有趣的学者。认识宗子兄，缘于一次纽约文化界的聚会，当时站在我旁边的宣树铮老师冲着大门方向说，“哎，张宗子来了”。那几天我正在读一位张宗子写的《空杯》和《书时光》，并托人搜寻他的另一本集子《开花般的瞻望》，难道会是同一个人？不可能啊，在我的阅读印象里，张宗子应该是学富五车的睿智老者，可眼前这位看起来太年轻了，再说怎有这般巧事？结果当然是我不说你也猜到的喜剧谜底。生命中有些相识原本就是老天的安排，这个我信。

随后我才了解到，出版了数本散文随笔集和译著的宗子兄，其实还一向酷爱诗歌，并且古典与现代兼顾。我在网上找到了他的《次韵少陵秋兴八首》，一读之下，良久无语。一直以为旧体诗早已被古人做绝，现代人学写，再怎么落力也不过是东施效颦、邯郸学步，但宗子兄的旧体诗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。那他的现代诗又写得如何呢？当我读到宗子兄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完成的一百零八首十四行诗《嘉忆》时，终于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惊艳了！之所以能如此迅捷地完成一部长篇巨制，这当中还有一个典故。

某日从诗稿中抬起头来，宗子兄想到自己的生日将临，突发奇想要跟自己打赌：“从此刻起到生日那天止，我能完成多少首十四行，我就能活到多少岁”。多么匪夷所思的赌局！拿自己的寿命打赌，那份潇脱不羁，当真可比肩庄子了。结局？结局是短短十来天时间，宗子兄废寝忘食、奋笔疾书，愣是将自个儿的寿数累叠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高度。

听说宗子兄还是一位段数不低的古钱币鉴赏家。我忽然意识到，诗歌之于宗子兄，也许就是一枚开元通宝，跟易经时代的蓍草龟板一样，可卜吉凶问流年。而古钱与“鱼仙人”，则份属同类，乃心恋诗歌的一种依凭，这份依凭或许很脆弱，但包蕴了执着。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对诗歌的眷恋将是彼此最后的财富。

承蒙宗子兄多番鼓励，这本诗集的出版和他对后进未造的奖掖提携分不开。感激之余，我将《雨天的沙漏》视作古钱与“鱼仙人”联手开赌诗局。

是为记。

## 序二 诗是情感能抵达的一切地方

张宗子

### 一

如果押韵的文字都能算诗，那我很早就开始写诗了。小学时候的作文，有些需要用毛笔字抄一遍，贴在墙上。我毛笔字写不好，就想出一个偷懒的办法，同样的题目，不写文章，写打油诗。字少，抄起来自然轻松多了。

打油诗当然不好说是诗，但我从小喜欢诗，却非虚言。课本上学的有限，我有办法各处搜罗。读小说《红岩》，记得一个细节：有位看守念诵过一本叫做《唐诗三百首》的书，于是穷追猛打，从父亲的旧书箱里挖出一本。到上初中的时候，已经时不时在笔记本上写点七言和五言的四句诗，满篇春色夕阳，桃花柳树，以为那就是古人的绝句。

可别小瞧这些童蒙课业之作，它改变了我的一生。当初进大学，读生物化学，头两年基础课多，高等数学和英文尤其占时间。身边的同学个个恨不得悬梁刺股，我却好整以暇，强迫自己每天至少背一首古诗。读了两年，不想读了，想跳槽到中文系。中文系主任接见我，我拿出满满一本子不伦不类的杂诗给他看，居然把他打动了，开了武汉大学的首例，让我从

理科转到文科。在中文系读了一年，真的写起诗之后，再去看那些被用来作“敲门砖”，用来作“行卷”的杂碎，一个人躲在蚊帐里都脸红。我想，系主任从中看出的，不是一个年轻人的文才和功底，他看到的是一个人的热情和希望。

中文系三年，我绝大多数时间都在阅读和写作上，对上课反而不在乎。读得非常杂，但以小说和诗为主，写的差不多全是诗。我摹拟过各种风格、题材和体裁的诗，有些是毫无价值的劳动，因为那时候能读到的书极少，课堂上讲的内容，尤其是文学理论，和文学报刊上的鼓吹，多给人误导。一句“诗的出路是向民歌学习”，害得我读遍了图书馆的所有民歌集子，还写了不少叙事诗。

我模仿过古罗马的牧歌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，戴望舒古意盎然的小诗，海涅体无病呻吟的爱情诗……这都说得过去，但不知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，为何会有那么多古怪念头，专做别人看起来不可能，现在看来确实很蠢的“野心勃勃”的事。比如说，读了拜伦的《恰尔德·哈罗德游记》，一连几个月，茶饭不思，写了一部长诗，几十节，一千多行，仍未结束；读了雪莱的《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》，又是一连几个月，茶饭不思，写了一部诗剧，两千多行，这回写完了；读了艾青的《诗论》，觉得意犹未尽，搜资料，拟大纲，准备写一本二十万字的新诗论……

那时候，对一切充满理想。脚步踩在云端里，不担心掉下来。时间用

不完，精力使不竭。记得盛夏的中午，天天和几位朋友躲在空教室里，埋头写诗。似乎写诗和包饺子一样，馅拌好了，皮擀好了，只要不停地包，饺子就会一个个包出来。办校刊的风吹到校园，我们宿舍八个人，居然也办出一份油印诗刊。八个人，个个写诗。

这样漫无目的的游荡，直到袁可嘉先生主编的《西方现代派作品选》第一册出版才告停止。从叶芝、艾略特、庞德、洛尔加、聂鲁达这些欧美现代诗人那里，明白了现代诗应当怎么写。诗是一叶轻舟。过去，中国古典诗词给了我一只左手桨，现在，西方现代诗把另一只桨塞到我右手。风动水流，一个旅程开始。

## 二

在关于诗的众多说法中，如今想来，还是《虞书》的那三个字说得好：诗言志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诗就是“感遇”，就是“咏怀”，就是“静夜思”，就是“将进酒”。诗是志之所之，情感所能抵达的一切地方。诗是人的思考中那些归于情感的部分。无情之思，再深刻也不是诗。诗言志告诉我们的，就是这些。你当然可以进一步引申，你也可以表述得更精确，更玄奥，更有思辨色彩，但精确深刻的同时是背离。对于诗，有这三个字就够了。

因为诗是心志的表现，诗必须真诚。我纵能容忍诗艺的笨拙和诗格的

卑弱，断不能容忍虚伪。我不虚构情感，不美化、夸张和拔高自己的情感。不管为什么目的，诗不可说违心之言。有些情感是高尚和伟大的，但假如我此时并不具有，我不为诗而强说。命题作文和应景作文常常有这样的虚假抒情。人鲜能在利益或其他诱惑面前掉头不顾，这就是为什么颂歌和应制诗那么多的原因。事实上，即使在“赠人”这样纯粹私人性的诗歌行为中，出于讨好的伪饰也屡见不鲜。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面临困境，都有不得不妥协的时候，都有不得不屈从规范和他人意志的时候，所谓礼仪和规则，固然是文明社会的标志，但本质上是对个人违心行为的公开要求和认可。既然如此，在诗中，如果人还不能以完全的自由，以最本色的面目出现，他在什么地方才是他自己？

人必有其自由的精神生活。里尔克甚至说过，人的精神生活是绝对独立，绝对不容干预的。从精神意义上来说，诗就是日常生活，我们生活的方式和态度。相对于生活的重浊，诗是轻盈的；相对于生活的混乱，诗是纯净的；相对于生活的世俗，诗是超凡入圣的；相对于生活的艰辛，诗是喜悦和痛苦抒发后的安宁。

中国人是最有诗人气质的民族，中国文学出手就是一部诗经。不同于其他民族本质上是讲唱文学的史诗，中国诗一开始就是风流蕴藉的抒情诗。从“断竹续竹”的上古直到今天，中国诗的数量是个永远数不清的天文数字。在此背景中成长的爱诗的人，面对诗的式微，欲归无路，只有徒唤奈何。诗越来越不受文学杂志的青睐，很多杂志干脆明言拒发诗稿。认清了

此一形势，写诗，就不再汲汲于发表。写诗更大程度上成为个人的精神需求，是鸛其鸣矣，求其友声，是中夜起坐，抚琴自赏。

我有很多无补于实事的爱好，常在无意义中得到享受，我会在一件事快要进入实用阶段时断然舍弃，因为稍有迟延将丧失无意义的自在和舒适。诗似乎不在此列，又似乎正在此列。说不在此列有点舍不得，说正在此列则多少显得虚伪。我得承认，虽然诗和其他爱好都给了我快乐，毕竟我把诗看得更重、更高。

还在大学期间写诗最狂热的时候，放胆给当时的一位诗歌理论权威写了一封信，谈自己的诗歌理想。我说，古典诗歌，我取中国，现代诗歌，我取欧美。以西方近现代诗歌上接唐诗宋词，打通古今，打通中西，这就是我要走的路。

权威回信说，你的想法很好！

这么多年过去，如果说我对诗还有什么理想的话，那么我要说的，还是这个意思。

### 三

从大学到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，有七八年光景，诗一直滴滴沥沥地